

印像

胡适

民国人物回眸
陆发春◎选编

温文尔雅为人师
为人友，
披荆斩棘开风气
称楷模。



印家

胡

民国人物回眸

陆发春◎选编

适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印象胡适 / 陆发春选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11
(民国人物回眸)

ISBN 978-7-5396-3584-2

I. ①印… II. ①陆… III. ①胡适(1891 ~ 1962)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383 号

出版人:唐 伽

责任编辑:秦 雯

装帧设计:张兆忻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5714687

开本: 710 × 1010 1/16 印张: 9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引　　言

胡适(1891—1962)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拓荒者之一，自1910年他留美开始，就把自己的努力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1915年他尝试倡导的“白话文学正宗论”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嚆矢先声，在国内得到陈独秀等新文化人物的呼应和支持，胡适也骤然成为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新派人物，就此胡适的身影和历史足迹，也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印象胡适”和“胡适的印象”还是有区别的。

大体而言，对胡适的印象是指与胡适有接触或没有接触的当世人及后人，由自己经过一定沉淀思考后对胡适作为社会角色的心理反映、文字呈现。近年来坊间流布的追忆、回忆、评说胡适的系列书籍，大多可归属此类。而本书借取的1918—1948年间国内人物对胡适身影的记录、评述，则可归属“印象胡适”一类。就此内容特征来说，有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是胡适身影的直观社会记录。例如，胡适的演说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社会一景，记录胡适演说效果的《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一文中写道：“据本年6月9日《大陆报》所载，胡适之先生最近在上海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有很重要的演说。当时中西会员到者数百人，胡先生的演辞诙谐动人、意趣横生，听来笑声不绝，该报记者说胡先生实将伍廷芳之诙谐和英国批评家吉斯得顿之辩才冶为一炉。胡先生对他们说：中国要极力使得物质方面昌盛，中国如不积极改进全国的交通，虽有很大的土地，还不能称为国家。他又说，中国容忍‘以人为奴隶的人力车夫’之存在，这种文明实远不如西方。”再如，《生活周刊》记者毕云程记录1928年7月20日，胡适在上海职业指导所演说社会职业问题：“一个社会需要大哲

学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大经济家，以及铁路工程师、银行家、工业家、商业家、农业家，甚而至于一个小伙计、一个小工、一个种田的，以至剃头的、摇船的、倒马桶的，都是需要的，社会上不能缺少一种人。我不是瞎说，试问上海地方所有倒马桶的一致罢工，闹起臭风潮来，几十万人家的马桶就没有办法！倘然没有这一种人，社会上真要闹得臭气熏天！你看关系何等重大！所以我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是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记者对胡适提着喉咙讲述新时代青年应有的职业观有兴趣，并且说：“以上是胡先生的演讲。我觉得很有价值，也很有趣味。我以为无论何人，倘能根据胡先生上述两个办法，拣一个去做，都可以得到快乐。所以我回去以后，追述出来，托我的朋友徐菊如先生写下这一篇东西，贡献给读者。我谢谢胡先生给我这些好资料，同时对于徐先生也有表示我的谢意。”（《生活周刊》1928年第3卷第38期）此类不加粉饰的记录，是胡适研究者获取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料源。

其次，是多维度了解胡适生活场景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1927年后胡适在上海极司非而路49A寓所时的生活状况，有记者去胡适家庭的第一手采访笔录如下：

家庭状况

我问先生的家庭是大家庭呢，还是小家庭？他的父母俱亡，三兄已故，他自己是老四。现有两位小少爷，一位小姐早殇。大的小少爷9岁，在北京本在孔德学校肄业，读了一年多法文，到上海后，因邻近一带没有什么好的小学，就与人家共请一位教师，除中文、算学外，也读些英文玩玩。胡先生说“这个小孩子很好”。小的小少爷6岁，就在家里读读，请胡先生的书记教。这位书记每天不过来两三个小时，帮帮抄写而已。那天胡太太已出门去看牙医去。谈话之间，上面说的那位“老人”因事走进书房，胡先生指着他说：“这是我的厨子，也是我的仆人，一切由他包办，此外

没有用老妈子。……我家里真静得舒服，像今天胡太太和几个小孩出去看病，家里就只有我和他。”

现在的日常生活

我问先生现在每日做什么事？他说每星期在光华大学教授3个小时，在东吴法科大学教授3个小时，这两个地方每星期里就费了他4个上午。此外都在家里著书。我问每天大概著多少字？他说：“不一定，像前几天的4天里面，连作3篇序，都很长，每日约3000字至6000字。昨天便玩了一天。”我觉得这种生活倒也舒服，著作得起劲的时候，就做；做得吃力，高兴歇歇，就玩个一天。但是这也看个人所处的情境，不能一概论的。

星期日的特别生活

我问先生星期日也休息吗？他说星期日反而大忙。我问忙些什么，他说星期日宾客来往不绝，其中有和尚，有军人，有学生，有美术家……形形色色，忙得不了。所以胡太太常笑他说，星期日好像大做其礼拜！星期日偶遇没有宾客的时候，他还是照常著书。

娱乐

我问先生于著作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吗？他说时间差不多全用于著书，非有人拉他去玩，简直不想别的什么娱乐。编者自己除爱看电影外，近来又加了一项娱乐，就是喜欢跳舞。近来居然于星期日傍晚常到大华饭店去加入大跳而特跳。我便随口问胡先生喜欢看影戏吗？他说好几年没有看影戏。我又问喜欢跳舞吗？他说：“跳舞我是很喜欢学的，但是没有机会学会，现在年纪大，学不好了。”（《生活周刊》1927年第3卷第5期）

以上生活场景描述，对于我们了解胡适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的正常生活有切实的景观式感受。再如我们大体知道胡适是一位徽州味很浓的学人，徽州故土对他成长和以后的生活，有着润物无声的滋养享受，那么真实生活中徽州习俗是如何渗透到胡适生活的那些细枝末节呢？

仆人送上一杯咖啡调的牛乳和一盘切开的烤面饼，先生说：“我今天起身迟了，所以到此刻才用早点。我是徽州人，用的也是徽州点心，请你们不要见笑，我还愿意将这东西介绍给你们呢。这烤面饼是面做的，馅子是香椿、笋干，不易霉坏的材料，这是我们徽州人的‘国宝’。我们徽州人在商业上的成功，都要归功于这‘国宝’。”

我们听了先生的话都不禁纳罕，看不出这一片小小面饼，竟和徽州人在商业上伟大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如有人指着一个中国旧式罗盘，说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惊天动地的事业有关，我们是可以立刻想出他的理由的，至于烤面饼和徽州人商业的关系，那就非听先生解释不能了解的了。

先生拈起一片面饼对我们说道：“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国的出产都是很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于是居民不得不冒险到外边求谋生之道了。我们徽州人的习惯，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13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5个这样的‘国宝’就算孩子长途的粮食了。好在这‘国宝’的馅子都是干材料，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到宿店的时候，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烘烤一会，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钱21文，由徽州走到杭州，200文川资，绰有余裕。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说是

‘不要慌，十天到余杭’。徽州人因为有这样‘国宝’，所以能走遍天下而无一点困难。徽州朝奉的脚迹遍国内，是不能不感谢这个‘国宝’的。”

我问先生说：江浙人民也很聪明能干的，为什么让徽州人在他们商业上占了胜利呢？先生答道：江浙一带，土地腴沃，出产富饶，居民安土重迁，故赋有保守性，而且因为生活过于富裕的缘故，不免流于懒惰。徽州人非冒险进取不足自存，故拼命地向外发展；向外发展，若没有特别优点，也不能得人欢迎的，于是对于商业上必需的美德，如勤俭、耐劳苦、守信实……不得不加意请求。他们与江浙人两相比较之下，优劣自见，各店铺之乐用徽州人，就是这个道理。（《生活周刊》第3卷第20期）

上述文字是一段胡适的学生去老师家里礼节性探访，无意中遇见因小恙晏睡迟起的胡适的生活实景，反映的是胡适真实性的生活一面。想了解徽州人群的生活状态和徽州文化的人，对此印象资料肯定有兴趣。

第三，“印象胡适”也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政治倾向性的人群对胡适多侧面、多角度社会反映的真实心理投射。例如，1921年胡适针对北洋军阀在北方地区的混乱治政，提出了自己的“好人政府主义”主张，并在一定社会层面着力实践。当时对胡适的主张，就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背景的报刊予以分析评述：“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我们看他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却使我们非常失望，且更使我们的革命主张得到坚强的反证。有人说，胡适提倡白话诗，有人去尝试，等到他提倡手枪炸弹，却没有人去干了。其实有没有人去干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又如，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段时间内，对抗战问题持低调态度，不少热心青年开始对他产生厌恶情绪：“当今日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候，北平的学生为了救

国,举行了请愿示威罢课游行,就目前的情势看,已引起全国学生的响应了。并且,这次影响到学生以外的各种社团了。当这个时候我们的‘尝试’先生,他又来了一篇为学生运动进一言。这篇文章里面的道理却用不着我多用时间去驳它,因为他那一套欺骗的调子,人家老早就领教过,并且,今日一般大众的文化水准,业已从拼命的自学上相当地提高,再也不会去受他的欺骗。”很明显,1935年发表在《读书生活》第3卷第4期上的《孙行者和胡适》一文,反映了北平学生对胡适一段时间只强调学生读书,对学生焦心国事的心态隔膜,由此被青年学生们怀疑、反感。“胡先生现在替谁说话呢?不用说是在压抑爱国运动,妨害学生运动的开展,可怜的形式逻辑在衰亡的阶段,没落的辰光也要被抛弃了。”媒介的评述未必十分准确,但的确为我们了解胡适为何30年代后与青年学生渐行渐远,提供了一个社会历史视角。

近年来,人们比较热衷寻找社会历史人群的范儿,笔者以为,范式型的人物,应该是鲜活的、真实的,呈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形象也该是多侧面、多维度的。就此而论,《印象胡适》的社会历史资料价值,也许有助于认识胡适、了解胡适。

陆发春

2010年11月10日安徽大学望松斋

目 录

contents

陆发春 引言 / 001

飞 飞 评胡适的“努力” / 001

渐 虚 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 / 004

佚 名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 006

匆 千 胡适之先生漫游回来的感想 / 012

雷林女士 与胡适之先生的谈话 / 017

毕云程 胡适之先生的治学精神 / 021

胡适之先生的职业观 / 023

心 水 胡适之先生劝人发痴！ / 027

温源宁原作 倪曼民译

胡适之 / 029

巨 金 胡适博士之幽默 / 032

大 生 大学教授素描集·胡适 / 034

路 君 与胡适商榷假造文凭 / 038

庶 谦 孙行者和胡适 / 042

李长之 谈胡适之——由其诗可见其人 / 046

初	胡适之的独立和自由 / 059
紫 云	胡适讲中国思想 / 061
曹冷泉	谈冯玉祥与胡适 / 064
孙光宇	胡适之先生的趣事 / 067
佚 名	关于胡适 / 077
禅 声	记胡适之 / 082
柳雨生	我的朋友胡适之 / 088
陈行健	胡适之又一直觉 / 095
蔡尚征求意见	胡适论 / 098
方 旦	胡适演讲旁听记 / 104
史天行	学人印象之一——记胡适 / 108
徐 盈	记胡适之(上) / 112
	记胡适之(下) / 123

后记 / 133

评胡适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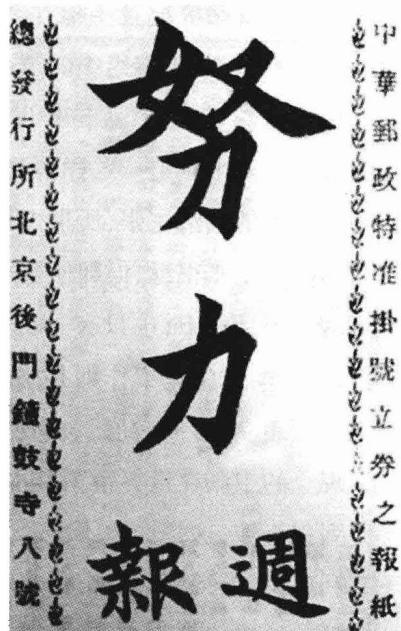
飞 飞

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我们看他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却使我们非常失望，且更使我们的革命主张得到坚强的反证。

有人说，胡适提倡白话诗，有人去尝试；等到他提倡手枪炸弹，却没有人去干了。其实有没有人去干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

在《努力》第4期中，有人问他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设好政府呢？他的答案是：“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我们真不解一方要在恶基础上“努力”建设“好政府”，一方认定非先破坏不可，这个工怎样分法！怎样能殊途同归！除非胡先生站在两者之间袖手旁观，等到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他再来领着“殊途同归”。

胡先生是以“打图起屋”的人自居，而以“烧房子”的人待人的，但是房子还没真烧，他却要告人先来做“收拾颓垣剩瓦”的事，自以为可以在那里打图好盖起



胡适 20世纪20年代主办的
《努力》杂志封面

屋子。果然他所打的图是烧了房子后的新图，那还可听他在那里把图自玩，如是一张好图，尤可供大家的研究，只是他所打的图样是要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碍革命的发展。

胡适先生迷信“公开的南北和会”，继续迷信公开的“各省会议”能解决时局，实现统一。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愿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如果人民像胡先生所说，“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方法对付他”，他们党不争了，然而各大军阀又肯容忍吗？不容忍，还不是一样地要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办法么？与其这样弯曲（但这还是我们替胡先生推论如此，他并没有这样坚决主张），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这不又是胡先生缺乏革命精神的明证么？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这样薄弱的主张自不能与有组织的革命视为同值。

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使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只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

现今的中国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已夷为半殖民地，一举一动都受列强干涉，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胡先生偏认在此列强均势之下有利可图，漠视北京东交民巷所牵线的英美派外交家，竟认其为“好人”。信美国政治家（即美国帝国资本主义的走狗）可亲，特跑到代新银行团游说，鼓吹限期借款的美顾问芮恩施家讨论宪法问题。张作霖明明已是日本的爪牙，英、美的政府又正向直系军阀暗送秋波了，而胡先生竟还赞成“由

政府公开地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帮人的战祸”的主张，还以为这是“最大胆的”计划。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气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没有好社会，哪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哪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得开呢？“干”的一声，连环解了！这是胡先生最得意的“努力歌”，但是我们竟不明白这位哲学教授指示人“干”的地方究竟在何处下手？然而他却说了“从下手处下手！”这样的笼统话，能令我们满意么？

胡先生又曾宣誓说“各行其是，各司其事”，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十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

因此我们乃大胆地指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的“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

“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这也是胡先生说的，我们便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他所谓“君期我作玛志尼”的玛志尼，然而绕了这些道儿，迷惑了民众多时，这是何等地不经济！

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胡先生答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于我们的主张，只能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到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

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

渐 虚

据本年6月9日《大陆报》所载，胡适之先生最近在上海的“美国大学俱乐部”有很重要的演说。当时中西会员到者数百人，胡先生的演词诙谐动人、意趣横生，听来笑声不绝，该报记者说胡先生实将伍廷芳之诙谐和英国批评家吉斯得顿之辩才冶为一炉。胡先生对他们说：中国要极力使得物质方面昌盛，中国如不积极改进全国的交通，虽有很大的土地，还不能称为国家。他又说，中国容忍“以人为奴隶的人力车夫”之存在，这种文明实远不及西方。

胡先生的演词

胡先生立起演说的时候，先告诉听众，说正当中国处在紧急的时期，他离开了中国，很觉歉然；不过他这次出国游历一番，所得却非浅显。既而他追溯他在未离国之前的短时期内，曾经做过一篇文章，说西方的精神却胜于东方，说容许“以人为奴隶的人力车夫”之文明，实在难为情。

他说他最近的国外旅行，他一到中西分界的哈尔滨，就得着这种理论的证实。在哈尔滨，他看不见一辆人力车，在日本呢，也是如此；日本虽是人力车所发明地，但是现在他也不大看见什么人力车了。在日本，就是短距离的地方，他们似乎情愿费1块钱乘汽车，不愿乘用人力来拖的车子。

胡先生接下去说：“这种进步不是由于道教，也不是由于孔教，更不是由于怜悯畜生的‘妇人之仁’，是由于日本在物质方面所进步。现在由纽约

到巴黎,由纽约到柏林,可用飞机直达;而在江苏旅行,有的地方,走 300 多里路,都要靠两条腿。试把两种经验比比看,差得多远! 所以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近世国家。没有交通的国家虽大,不能算是国家。”

“我们须要一种新的哲学,使人认识物质文明确有它的精神。中国要积极地赶上世界各国,在西方,巴黎和纽约间的飞渡只要 36 个小时;在中国则要靠小车子和人力车旅行 300 多里的路程。”

汽车和大学教授

胡先生继续说:“美国第一件事使我惊异的,是关于全国汽车的统计。据这种统计所示,在美国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买了一辆汽车,全国所用的汽车竟有 2200 万辆之多! 而这种汽车之运用,实使人类生活为之一变。有一次我在美国的费列德尔菲尔看见了一大片空地上排满了好几百辆汽车。我问我的游伴,是不是开汽车展览会。他回答我说:‘不是开什么展览会,这些汽车都是刚在那里建造一所新房子的泥水匠和木匠所有的。’就是在美国那些糊里糊涂的大学教授,遇着汽车的行驶,也要留心注意一下。如在我们的北京,驾一辆汽车在街上走,不管你把汽车上的喇叭捏得怎样响,路上的行人还是在你的汽车前面慢慢儿从容不迫地走他们的路。不要说人,就是那里的狗也不因此跑开。但是试在上海跑过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一条马路,你便不能这样随随便便,你的眼、耳、手、脚都要用着。”

“这样看来,我们要改变生活,唯一的途径是要改变生活的方法。近代的生活需要物质的生活。生活上所以能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利用科学和工业技术的功效。我们真要变到物质的文明,就是汽车前面的狗的态度,也在必须改变之列!”

《生活周刊》第 2 卷第 34 期(1927 年)

访问胡适之先生记

佚 名

1927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3 点 10 分，编者为本刊访问胡适之先生于上海极司非而路 49A 的寓所。后来和他握别后，满怀的愉快，赶紧写出来告诉读者，不过文责当然还是编者自己负的。

预 约

我先几天写一封信去约定晤谈时间，承他回信说：“我下午在家时多，极盼来谈，最好先打电话（西，6912）问。”我在 16 日下午便打一个电话给他，承他勤勤恳恳地指示怎样乘 2 路电车，到了静安寺路头，走几分钟走到 49A 就到了，不过不是沿马路的，是要转弯到一个弄子里面去的。

曲 径

我便照样地前往，很不容易地找到一个弄子，两边夹着西式的房屋，弄子宽而洁、曲而深。转了两三个弯，终走到 49A。上海本是一个喧嚣的地方，但是 49A 却在这个“曲径”的末端，所以非常静寂。

悄悄的西式小房子

到了 49A 仰头一望，见是一所静悄悄的西式小房子，我伸手按了门上